

濱島敦俊教授口述訪問記錄

暨南大學歷史學系 95 學年度第 2 學期「口述歷史的理論與實踐」課程

訪問時間：2007 年 4 月

訪問地點：歷史學系會議室

受訪者：濱島敦俊教授

主持者：顏琬芸

訪問者：葉川睿、陳毓婷、鄧傑銘、許芳瑜

記錄者：郭立媛、王偉莉、鄧傑銘、羅婉君、林蘭芳、許勝雄、陳
毓婷、吳曉晴、許雅雯、溫美鈴、葉川睿、顏琬芸、許芳
瑜、楊愉珍（依記錄次序）

綜合整理：授課教師林蘭芳

一、濱島老師自述簡介

1980 年代我開始在臺灣做調查，訪問過很多人，還是個調查臺灣的學人，想不到今年我成為臺灣（學人）調查的對象。

我 1937 年 9 月份出生在日本最南方鹿兒島縣。從出生到小學一年級，由於父親工作的關係，在外地的大城市生活，不過因為我父親 1944 年出征戰死了，所以回到老家，從小學二年級到高中畢業，我都是在鹿兒島的鄉下。然後去東京上大

學，在東京住了大概差不多十五年吧！之後，我畢業離開東京大學後，任教過的大學有：高知大學在日本四國，還有最北方的北海道大學，後來我又來到位於關西地區的大阪大學。所以我的經歷在日本非常少見的，我和日本四個大島全部都有明顯的關係：鹿兒島、東京、大阪，還有高知縣、北海道，還有日本國內很多地方我都去過。日本的行政區域——道、都、府、縣、市、郡、町以及村、我全部登記過住址。所以日本地區很多地方的口音，我都聽得出來。

二、口訪內容

主持人顏琬芸：老師剛剛已經介紹他求學的過程，簡要說明了他任職的經歷，他到過日本很多很多地方，也有很多經歷。現在就請要問老師求學經過的同學先開始提問。

（一）家庭狀況及求學過程

葉川睿：我是葉川睿，歷史四的，在問第一個問題之前，想先問一個輕鬆一點的問題。老師在 1937 年出生，換言之，是出生二戰前，然後等到差不多上國、高中的時候，剛好是二戰結束之後。我們想要知道那個時候日本的生活到底是怎樣子，還有那時候老師的家庭狀況等，還有也請老師說說你對時局改變的看法。

1.家庭狀況及小學時期

濱島老師：有關我的家庭狀況，最近我寫了一篇文章，刊登在

你們學長發刊的《黑熊史學》，討論「黑熊」的源起，請同學們看這個文章。我家是薩摩藩＝鹿兒島鄉下的小地主，是世代代所謂武士的鄉士，鹿兒島的鄉士非常之多。鄉士，一方面從事武士工作，同時自己種田、自己吃飯，所以明治維新前，做為武士的等級來說不高，可說為半農民吧！但是明治維新後，很多城市的武士（日語：城下士）沒落了。不過鹿兒島的鄉士，在明治維新後一直到二戰後土地改革時，過著所謂小地主那樣的生活，比較上還算可以吧！祖父上陸軍軍校任軍官、退休後歸住祖居，過在鄉「鄉紳」的生活，我們那樣的家庭，完全是鄉下人。

二戰前我的父親在外面作纖維工業的工程師的工作，結果出征戰死了，所以我回去鄉下的祖居。當然，戰爭對我有影響，我看過美國的飛機來轟炸，還有我聽過機關槍連發彈「噠噠噠」的聲音，當時我是小孩，以當時教育的結果來說，我是所謂軍國少年、軍國幼年吧。從幼兒園我們就被教導：「我們是天皇的神國的臣民」、「男子漢當然踴躍當兵」、「日本絕對不會戰敗」等等，一直到我小學二年級，都接受那樣的教育。突然 1945 年 8 月 15 號日本投降！咦，發生了什麼事？雖然我是小孩，不過大概還有影響吧！世界完全 180 度轉變了，還有我的父親過世了，所以戰爭在我的腦子裡面有影響。後來我上高中到大學，我因為參加學運、參加反戰運動，應該是孩提時代的影響吧！

2.高中時期

葉川睿：聽學長他們說，還有我們找到的資料，老師在高中時

期是就讀男校，對不對？

濱島老師：原來我畢業於鄉下的、規模非常非常小的中學（臺灣的國中），由於鄉村人口減少，現在這一母校已經沒有了、廢校了。我是一所規模非常小的中學畢業的，畢業後考上高中。我考上兩個學校：一個是現在非常聞名的高中，屬於天主教系統的，每年考上東京大學大概有七、八十人的，是非常「一級」的高中，不過那時這個學校剛設立，我一考考上了（我母校前後沒有人考上），是個完全男校；還有，另外我考上鹿兒島縣立的高中。如果是你，你會選擇那個學校呢？我選擇了縣立的高中，為什麼呢？真的動機是男女混學，當然不能公開講，我主要強調學費擔負重輕的問題（全班哈哈大笑！）不過我進去就讀後，非常非常奇怪，全校三百三十多人，我三年都在男生班，由同一個老師擔任班主任！哇！我來唸縣立高中是因為男女混學才吸引我來的，不過三年都是待在男生班，真沒有道理，很多班是男女同班的。為什麼情況是如此？我到現在還不瞭解。今年（2007）三月間，我 1956 年畢業的高中的一團同學生來臺灣，我高興當導遊帶他們去鹿港還有臺南，基本上來的多半是女生，都是我畢業後才認識的。（眾又笑！）

男女共學在日本有一段歷史。基本上日本在二戰前中學全部一定男女分開的，不過二戰後美國軍隊來，開始推動日本的所謂「民主化」。他們認為：軍國主義的一個重要的基礎在於男女不平等，或男尊女卑，所以美國一定要推動男女共學。特別日本之中，薩摩是男尊女卑全國最聞名的地區，所以美國的佔領軍在鹿兒島一定要推動，所以公立的中學一定是男女共

學的，我知道這種情況，所以選擇前去就讀。

（以上由郭立媛、王偉莉、鄧傑銘記錄）¹

3.大學時期

葉川睿：請老師談談您的大學生活。我們想要多瞭解東京大學。東大歷史很悠久，可是對我們來說還是很陌生，我們幾乎不懂東大，所以想要請老師談談。另外，據說那時候東大的女學生非常的少，為什麼？除了剛剛講到男女不平等的問題，還有什麼原因？再來是說，還有那些女生就讀東京大學，他們一定都是最 TOP 的，可以談談他們嗎？

濱島老師：那時上大學非常的難，一定要高中畢業後一兩年，考上東大的人才比較多。畢業於鹿兒島的高中後，因為我沒有認真學習，所以沒有馬上上大學，過兩年才上大學。在東大我讀文科，那時文科五十個同學，女生只有兩個。但現在不一樣，現在東京大學女生有一半。

當時東京大學女生較少，是因為保守的看法，父母不願意女孩子上東京大學，他們非常擔心女兒上了東京大學，可能結婚的機會越來越少，所以不願意。東京地區比較優秀的女生都進入御茶之水大學，那是原來二戰前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現在叫東京御茶之水女子大學（お茶の水女子大学）。聽說那裡的女學生非常優秀，我的老師——西嶋定生老師也在御茶之水大學兼課，在課堂上我們學習不好，有時西嶋定生老師會很生

¹ 口訪記錄主要由每位同學負責記錄十分鐘，但因有重複同一段記錄的情況，故有二人或三人共同列名的情況。

氣，就會對我們拍案說：「你們啊……御茶之水女子大學的女生都比你們好！」以前很多優秀的女生很多進入御茶之水就讀，但現在不是，很多女學生進入東京大學。

葉川睿：老師聽說您曾經參加過左派反戰運動，就是社會運動。關於這一點，我們現在都沒有參加過，所以很好奇，特別是老師學生時期，日本的社會運動與我們所知道的臺灣社會運動不一樣，請談談您那時候的經驗。

濱島老師：在我們那時候，很多學生認為參加學生運動是一種常識，當然有些人士有自己的看法，像是絕對反對左派學生運動的人也有。那時上大學的人，特別是東京大學的學生參加反戰運動，好像是個常識那樣。我們那時的想法、意念和看法，有的現在來看是錯的，有的現在反思起來還是正確的。比如說我們反對日本和美國之間的〈日美安保條約〉²，那時年輕的我很反對，但現在想想，我的感情比較複雜。

由於〈安保條約〉，美國的軍事力量可以利用〈安保條約〉的規定進攻越南，而美國軍隊在越南做很多壞事，包括轟炸等等。美國的軍隊（海軍、空軍）把日本基地當作基地，來進攻越南。就這一點，我們反對〈日美安保條約〉，有它的道理。但在這同時，日本沒有軍隊，作為非武裝中立地區，如果沒有日

² 英語：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日語：〈日本国とアメリカ合衆国との間の相互協力及び安全保障条約〉，簡稱〈美日安保條約〉或〈日美安保條約〉。1960年1月19日，美國與日本於華盛頓簽訂該約，內容包括：宣示美、日兩國將共同維持與發展武力以抵抗武裝攻擊；日本領土遭受之攻擊亦視同為對美國之危害；美軍駐日等等。

本與美國之間的聯繫，以現在來看，亞洲的和平肯定是不穩定的。我大學時反對日美同盟，但現今亞洲的情況，特別臺灣海峽的情況，我感覺〈日美安保條約〉也是有用的、適用的。不過，四、五十年前左右，我們絕對是反對〈日美安保條約〉，所以現在我有很複雜的感情。

另外，我參加的運動，最早是反對法國統治阿爾及利亞。那時法國打壓阿爾及利亞的民主運動，我常常參加向法國抗議的運動。還有美國與古巴關係，現在美國非常壓抑古巴，根本沒有道理，美國完全錯了。還有中國的關係，那時美國、聯合國都聽蔣介石的，沒有道理，我們要求中國的代表一定是北京，中國是一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只有一個。說什麼「一個中國，各自表述」，開玩笑！誰承認？現在我的看法也是一樣，一個中國，中國是只有一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是中國，一個是臺灣，這是我的看法。如果今昔相對照，現在也發覺過去有的看法是錯誤的。

（以上由羅婉君記錄）

（二）影響最深的兩位老師

葉川睿：求學的期間對您影響最深的老師是誰？那個老師可能影響您現在研究方向？各種面向都可以談。

濱島老師：現在來看，影響我最深的有兩位老師，一個是初中時，教我三年的青山駿老師。當時，日本剛剛開始在中學推行初中義務教育，鄉下的學習情況是師資還不完整，有時以農田

專業的教師教英文的情形也有。

影響我最深的青山老師，同時教我英文與歷史兩科。青山老師家是鹿兒島藩高級武士之後。薩摩藩曾與英國之間發生薩·英之戰，後來知道打不過英國，態度有了 180 度的轉變，馬上與英國建立關係，成為後來明治維新的基礎。青山老師的曾祖父就是薩摩藩大炮奉行即炮臺的最高負責人。這中間尚有許多故事，暫且不表。青山老師由於身體的緣故，放棄上高級學校，就讀師範學校，在我初中三年，他非常疼愛我，晚上只要有空，都可以去找他講話。

第二個深刻影響我的人是西嶋定生老師，他 1942 年東大畢業，論文撰寫〈明代松江地區的棉業〉³，這是個中國、外國都未研究過的題目，是第一篇研究明代江南棉業的文章。為何西嶋老師會研究這個題目？當然是他腦中在問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問題，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歷史學界熱鬧的問題，也是西嶋老師感興趣的，他以英國經濟史的知識，分析松江棉業發展。踵繼其後的研究，大抵只能做補充式的探討，因為基本上西嶋老師已指出，明末江南棉業已是完全商品生產的性質，而非為了自己的消費，所以是農民將商品投入市場，展開江南棉業商品之發展。

³ 西嶋定生，〈支那初期棉業的形成及其構造〉，《オリエンタリカ》，2（東京，1949）。後收入西嶋定生，《中國經濟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6）。中譯：西嶋定生著，馮佐哲、邱茂、黎潮合譯，〈商品生產的發展及其結構：中國初期棉業史之研究〉，收入氏著，《中國經濟史研究》（北京：農業出版社，1984）。

我上大學，第二學年第二學期選擇專業，最先上歐洲歷史的專業，去學德文，之後要以研究近代德國史為職志。但我發現特別是主任老師（後來他任校長，文部大臣和自民黨參議院議員）與我不合適，所以轉入中國史研究領域，遇到了西嶋老師。西嶋老師潔身自好，教我瞭解到一個知識分子應該如何行動。

（以上由林蘭芳記錄）

（三）兩岸三地的問題

陳毓婷：〈日美安保條約〉承認臺灣為中國唯一合法政權，之後〈日中友好條約〉轉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代表中國。這其間的轉變關鍵為何？

濱島老師：我對臺灣與中國的看法，經歷過變化。就先以一個故事開始說起吧。想起來，差不多距今四十年前，東京大學有一位教授叫仁井田陞，是研究中國法制史的開路人，我上過這位老師的課。還有我碩士畢業馬上進入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任職，職位算是臺灣所謂的助研究員吧。既是東洋文化研究所助研究員，就有機會去聽仁井田陞教授在研究所開設的課程。

有一次期末，我們一起去吃晚飯、喝酒，當時有三、四位臺灣過來日本的留學生，就讀東京大學法學院，多半是現在的名人，如黃昭堂等人。在這次期末聚餐裡，最後臺灣過來的四位學生，他們問仁井田教授：「老師，我們臺灣人，都想要臺灣獨立，成為一個國家，老師您的看法怎麼樣？」仁井田老師

沉思一段後說：「我感覺臺灣作為一個國家不能成立，經濟上來說不能成立，臺灣跟人民共和國一起做，可能帶來幸福吧。」

仁井田老師這種看法，也是我在四十年前的看法。但是我們現不作如是觀。當時的中國作為社會主義之鄉，發展得越來越好，但因當時消息受到封鎖，外國人不能隨意進去中國，所以中國製造出來假訊息，讓外頭的人認為，中國政府、中國共產黨發展得非常好，那麼臺灣回去也會幸福的，這是我們的看法。想不到，後來臺灣經濟發展起來，中國的情況怎麼樣呢？而四十年前想不到的事情是，那個唸東大法律系的學生許世楷先生，是現在駐日代表。（也是本系許紫芬老師的親戚）

所以呢，當時我們認為：第一，臺灣原來是中國的；第二，中國有權利統一臺灣，只不過是美國為了反對中共，派軍隊來佔駐臺灣，這樣沒有道理，這是四十年前我們的看法。這個看法那裡有問題呢？我們看臺灣，主要以蔣介石、國民黨來看臺灣，他們統治臺灣是非常專制的，受其專制統治之下臺灣辛苦的人民了不起。那時我們只專門看蔣介石和國民黨，受其統治之下的臺灣人民的感情以及活動，並未存在我們的腦海裡。但像我們那個年代研究中國的人士，現在愛臺灣的越來越多。

現在就國際公法來說，非常重要的原則是「住民自決」，某一個地區的人民，要朝向那一個方向而行，要由住在本地的人來決定。最近的例子，印尼的東帝汶的獨立，是由公民投票來建立的。在日本的話，琉球被美國佔領好久，最後琉球有好幾個選擇：第一個，回去日本；第二個，脫離日本獨立；第三個，由美國來統治，總共有三個方向。第四個，也有要求回到

中華民國的也有。你想想看，琉球有一些漢人的後代，他們要求回去中華民國，但屬於絕對少數。琉球人家基本上非常曉得三個方向，是獨立呢、回去日本、還是維持現狀，還是由美國統治？要怎麼辦？主要是由公民投票來決定的。因為琉球人多半支持回去日本，所以就回來日本了。

二戰後有很多地區以公民投票來決定自己的方向，這樣的例子不少啊，為甚麼臺灣不能這樣呢？現在我才感覺是這樣的。當然，未來中國會不會成為一個民主的國家？到底有沒有希望？現在我覺得沒有希望。不過，假如中國成為民主國家，像臺灣民主國家這樣的話，到底是聯合呢，還是統一呢，這是還可以討論的。總不能一方面是專制國家，一方面是民主國家而談聯合或統一。

中國是屬於專制國家，中國的總理溫家寶訪問日本，竟然在日本的國會演講！這樣的方式，我絕對反對！日本的國會應該建立一個原則，在日本國會可以演講的人是投票選出來的。中國的領導人誰選的？兩年前，中國的溫家寶到印度新德里訪問，說什麼亞洲絕對反對日本什麼什麼的；印度的高官馬上說中國沒有代表亞洲的權利。是嘛，亞洲有很多國家，為甚麼中國可以代表亞洲呢？胡錦濤連中國人民也沒有代表，是誰選出那個胡錦濤呢？同學們，你們當然有些同學絕對反對陳水扁，有些同學非常支持。無論如何，起碼，現在臺灣的元首是由公民投票選出來的，所以說陳水扁代表臺灣人民絕對是可以的。日本的首相小泉純一郎，現在的安倍晉三，也許很多人有意見，不過他是通過民主程序選出來的首相，可以說是代表日本

人民的。韓國的總統盧武鉉，韓國人不太喜歡，自己選出來的總統，支持率不到百分之十，非常奇怪。雖然如此，但他還算可以說：「我代表韓國人」，因為他是由選舉選出來的。

溫家寶為什麼可以講：「我代表中國人民」呢？是誰選出他的？問題是民主的問題，不是民族的問題，重要的是民主。臺灣人應該考慮選擇專制呢，還是民主？這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所謂兩岸三地的問題，我感覺是這樣子。這是非常具有政治性的發言。在大學課堂可以如此的吧！

（以上由許勝雄記錄）

（四）高知、北海道、大阪三所大學之比較

陳毓婷：老師您之前提及，曾在高知、四國、北海道、大阪大學任教，請您比較一下，這些大學的狀況跟學風。

濱島老師：高知大學最近林蘭芳老師也去過了。高知大學，實際來說，並不是水平最高級的大學，好像是中等的大學吧。不過高知縣還留下很多的鄉村情況。還有高知縣位於四國島靠近太平洋，四國的北面是瀨戶內海，瀨戶內海沿海地區，還有和歌山跟高知縣。有不一樣的風景，不一樣的人種。

原來日本早期，在好幾萬年前，日本原有的繩文文化，散布在琉球、九州、四國、本州還有北海道。這個繩文文化人可能是屬於和臺灣的原住民完全一樣的南島語族也不少。後來，日本新加入第二、第三兩個血統，是從大陸地區進來，第二一個血統從中國的華中南地區帶來的，他們帶來種水稻的文化。

第三個，還有華北，從朝鮮半島進來，他們帶來文字、鐵器，還有儒教等等。後來出現了日本統一的國家——大和政權，大和國家。大和國家是從北方過來的。

在原來的繩文文化人之後，進來了大和文化、大和政權的人。大和政權的人的臉型、輪廓，和原來繩文人完全不一樣。原來繩文文化人的民族是原住民，眉毛非常濃厚、眼睛非常大、皮膚黑，從朝鮮半島過來的人是眼睛非常細。現在的我們日本人，是從兩個血統或者是三個血統的混血。琉球、鹿兒島、高知還有和歌山，都還留下原來繩文文化的人，所以我們鹿兒島鄉下的農民，臉型很多像原住民的。我每次從埔里來往學校間，常常看到埔里的小姐、埔里的先生、埔里的太太，哇！非常像令我懷念的鹿兒島老鄉。

還有李盈慧老師去參觀高知的民權紀念館，高知人對政治的信念很強。我認識的一家高知人都在橫濱，家中一個人支持日本自民黨，擔任高知縣縣府的議長；一個支持日本共產黨，這位先生是研究日本歷史非常聞名的井上清教授；一個始終支持日本社會黨。家人五個兄弟，政治信念完全不同。高知縣人，參與推動明治維新，明治維新後，展開所謂「自由民權運動」，是以高知縣為代表的。中古時期的莊園史料、戰國時期的土地史料、江戶時代的公家私人的文書、明治維新時期的書信等各種史料以及自由民權運動（從高知縣開始的）的資料，高知縣擁有豐富的地方材料，高知的地方史研究是佔在全國最高水平，我高知任教三年，學問上受到了深刻地影響。

北海道是在日本明治維新後新開拓的地區，北海道人，是

從很多地方過來的人，人種來說是混血的，他們比較開放。明治維新新開的地區是非常開放的，北海道大學也有那個情況。北海道大學的學生情形還可以，是日本一級的大學。

大阪大學，大阪原來是江戶時代，日本最大的商業城市。特別江戶時代中後期，日本的政治在江戶的德川幕府統治下，將軍、大名、武士已經嘗試統治日本東京，這是政治方面的。但統治日本經濟的是大阪的商人，大阪是商業城市。由於大阪商人與時俱變，所以還留下大阪人非常隨意的個性，我的感覺是沒有原則，沒有原則是他們的原則。（眾笑！）

以上是我在不同的三個地方的感覺。

（以上由陳毓婷·吳曉晴記錄）

（五）東亞大學教育情況比較

陳毓婷：老師，您待過臺灣、日本、然後中國跟香港的學校，覺得這些地方學習環境有何差異性？學生狀況如何？

濱島老師：兩岸三地之中，香港我只去演講，參加研討會和去過圖書館。香港大學的教育、研究情況，我基本上不知道、不認識。

日本、臺灣、中國相較來說，我來臺灣發現這邊研究所的教育還非常有學校教育的內涵，有一段一段的教育步驟，我認為這是需要的。日本的研究所叫大學院，它的情況好像是我們常常說的「放牧」，再轉變為「野生」（眾笑！），連日本的大學

也都是如此吧！二戰前日本帝國大學的教育水準非常高，通常一畢業就直接到大學教書，所以幾乎都沒有進入大學院。只有大學畢業卻沒找到教育工作的人才進入大學院，所以我們常常會說，二戰前帝國大學畢業生上大學院的人稱為「住院」。二戰前的日本帝國大學沒有大學院的教育，然而在二戰後學校的制度改變了，日本引進美國研究所制度，不過教育的方式基本上仍是放牛吃草。這種教育模式有其正面意義與負面意義。正面的意義：學生非常的自由，如研究所要有一個研究的方向，學生們可以非常自由的選擇自己的研究項目；而負面意義，則是缺乏階段式的引領，我認為起碼在唸碩士班時，一段一段教育的程序是需要的。這是臺灣與日本研究所的比較，我感覺是這樣的。

中國的大學我沒有留學過，只有在廈門大學有四個月的講學，還有對中山大學研究生一個月講學，所以我沒有特別的經驗。有關大學的教育，中國的大學不一樣，南方比較開放，而北方基本上非常統一，所以假如要提出問題的話，好像是一個導師帶一個學生、好幾個學生，有圈起來、圍起來，*enclose*，圈出自己勢力範圍的感覺。中山大學、廈門大學在中國歷史學上，起碼在明清歷史的領域氣氛及風氣是非常好的。原來廈門大學的明清歷史學者傅衣凌老師的思想非常開放，他的教育方式也是非常開放的。

依照我的經驗，日本政府於 1980 年派我到中國科學院當交換學者，1980 年中國剛開始有研究所、研究生，我向中國社會科學院提出想要與幾位教授見面，但後來北京社會科學院答

覆我：「副教授只能拜訪副教授，而你是北海道大學的副教授，所以只能拜會副教授，不能拜會教授。」好像軍人那樣子具有的位階觀念，是中校只能見中校，不能見上校。因為文化大革命的關係，副教授基本很少，講是可以見面，但無人可見。另外我還要求訪問北京大學或北京師範大學的歷史系研究生，但中國社會科學院拒絕，他們說研究生不能和外國學者見面。

那時候廈門對外國還沒開放，我寫信給傅衣凌老師，傅老師馬上邀請我。而我向中國社會科學院提出申請時，他們質疑我為何要到廈門大學？過一段時間我到了廈門大學，傅衣凌教授全部的研究生都來，傅老師一位一位向我介紹，研究生叫什麼、修什麼，研究的題目是什麼，讓我非常感動。就是這樣子，南方作風與北方的作風完全不一樣，我感覺到現在仍然是如此。例如上次從中山大學來客座的陳春聲、劉志偉，廈門大學的鄭振滿老師等，他們的學校是比較開放的，不會有這個學生是我的、那個學生是我的這種情況發生。所以中山大學、廈門大學是非常自由、開放的地區。而復旦大學是有一點封閉的，北方的大學則是非常封閉。這些大概是我在中國大陸看書、做調查、或者是演講時所經歷的，是屬於自己的看法。我在中國某一個學校長期講學的情況較少，所以我的看法並非全然是正確、毫無問題的，這些是我現在的感覺。

（以上由許雅雯記錄）

（六）亞洲歷史教科書問題

鄧傑銘：請教有關亞洲教科書一些較為敏感的話題。之前中

國、日本、韓國要共同編教科書，那麼對於那些敏感的問題，例如南京大屠殺或者是之前日本安倍首相對於慰安婦事件的新聞，在日本教科書上是沒有寫出來的。因此想請問老師的看法是如何？

濱島老師：現在同學提到的問題，可以分成兩個問題來討論，一個是教科書的問題，還有在課本裡面記述比較特別的問題。

我先從教科書的問題來談。我覺得二戰前日本的課本當然是國家規定的一種版本，就是我們所謂的國定教科書。我們反觀日本戰前軍國主義的情況，在 1930 年代才開始，上過我日本歷史課的同學，我有好幾次提到「軍國主義」的定義和日本軍國主義的開始時期吧！有些中文來寫日本的歷史課本，常常說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就開始軍國主義，並沒有學術性意義，絕對沒那回事。

軍國主義是一個社會科學的概念，你們看政治學或者是社會學課本，我常常用臺灣的《中國大百科字典》，裡面也有軍國主義的定義。在 1930 年代日本才開始進行軍國主義的時代，算是對外的「九一八事件」才開始，還有（日本）國內的「五一五事件」，大概 1930 年代日本國內才逐漸開始有軍國主義的統制，影響政治，還有對外開始侵略的政策。不過從明治維新到 1930 年代之前，日本完全沒有軍國主義的時代。

軍國主義時代的課本是非常非常的厲害。自二戰後，你們反觀所謂課本的民主化，一定有很多本可以選擇的，以前每一個學校的每一個學生可以選擇課本，但比較麻煩。所以現在日

本的每一個地區，比如說東京的話，東京都下面有二十三個區或市，約有三十幾個地區，每一個地區都選出一本共同的課本；若以地方上的縣來說，縣下面分好幾個地區，像鹿兒島的話分成十七、八個地區，每一個地區選一個課本，絕對沒有整個鹿兒島都用同一本課本的情形，絕對沒有像大臺北一樣通用一本，也絕對沒有像法西斯一樣，這絕對不行。

教科書應該要尊重老師的意見去決定出來的。臺灣，早期國家規定只有一本教科書的制度，民主化之後就出現了許多版本，這個制度應該非常非常的重要。當然一綱多本之原則下，多本書會出現很多問題，但小問題再加以補充就可以。目前大臺北地區只有一本課本，這與過去國家統治之下的歷史教育有什麼差別？應該要考慮這個問題。

日本的課本基本上是民定的，教育部有專門的官員檢查，基本上檢查非常的簡單，只有人名、年代等，在解析歷史方面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差別的，這是日本課本的檢定制度。韓國現在也是國定版，韓國只有一本課本，但卻批評日本，開什麼玩笑！韓國應該在民主之後再來批評日本吧！中國有在進步，現在不是國家規定一本，先上海市、廣東省選一本課本出來，比以前進步一點。如果上海市可以從好幾本課本中選擇，這樣才稱得上是民主制度吧！我感覺中國、韓國、臺灣、日本相比的話，日本的課本制度是最民主化的制度，很多人批評日本，但批評日本的國家自己本身，看看自己的課本，應該也有很多問題吧！

課本內容方面也有出現類似的問題。像同學提到中國、韓

國、日本三個國家共同編纂一本歷史課本，你看過這本課本嗎？我本來準備去買，去書店看，覺得一點也沒有用，那種課本絕對不行。我看日本方面參與的人裡面沒有學者，由日本民間左派教養的一些人士參加，中國方面代表國家參與，韓國也是這樣。這個課本的品質不太好，作為經濟效益來說，這本課本不行，經濟效益不好，後來免費贈送。我們日本人的歷史眼光、歷史學術水平真的不錯，很高的，以我們的眼光來看，這本課本不太好，但韓國總統卻非常推薦，應該是韓國用這本很適合吧！我們日本不用。

歷史最重要的是學者與教員自由的編寫，當然有問題的話，應該要有審查委員會，這需要吧！多元是國家課本非常重要的原則，我感覺是這樣子的。究竟課本內容中，南京問題、慰安婦問題，要怎麼寫、有沒有寫，確是個問題，我覺得這是歷史學的問題，南京事件也完全是歷史學的問題。

（以上由溫美鈴記錄）

（七）南京事件、慰安婦問題

濱島老師：關於「南京問題」與「慰安婦」兩議題，我認為這完全是歷史學方面的問題。現日本有一位北村稔教授，⁴他是研究中華民國近代史的傑出學者，最近出版了一本《社會主義

⁴ 北村稔，京都大學史學系現代史專業畢業（非東洋史=中國史專業出身），現任立命館大學教授。針對日中現代史研究提出認真、尖銳而高質的看法和證實。

為中國帶來幸福了嗎？》⁵已有中譯本，他還有另一本著作《南京事件の探求》⁶。裡面有不錯的觀點與見解，我希望日後能有中文的譯本。

北村稔研究時使用的資料是國民政府國防部的檔案，他非常詳細的看這些檔案的內容，而這一類的檔案至今尚未有其他人使用過的。去年美國方面出版了一本 *Politics of Nanjing*⁷，我想買來看但還沒買。主要的問題是什麼？日本在南京做壞事，這當然不能否認，可是是否確有「大屠殺」？我最早知道到南京事件，是由英國記者田伯烈（H. J. Timperley）所寫的，書名是《南京事件》⁸，內容寫了不少大屠殺的情景。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最早介紹南京事件的作品，我讀的是日譯本。在東京審判會上，這本書由中華民國政府的檢察官提出作為證據，但並未被採納。東京審判會對於二戰戰犯的被告，是極度不公平的審判，連那樣的法庭也未採用此書作為證據。另外，北村教授在國民政府國防部的檔案中發現，國防部委託田伯烈寫作此書，並加以宣傳。

⁵ 北村稔著；林淑美譯，《社會主義為中國帶來幸福了嗎？》（臺北：遠流，2007）。原著：北村稔，《中国は社会主義で幸せになったのか》（東京：PHP 研究所，2005）。呂芳上教授寫推薦序文。

⁶ 北村稔，《南京事件の探求：その実像をもとめて》（東京：文藝春秋，2001）。

⁷ Kitamura Minoru; translated by Hal Gold, *The Politics of Nanjing : An Impartial Investigation* (Lanham, Md. :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7).

⁸ H. J. Timperley, *What War Means the Japaneses Atroc Ties in China* (Landon, 1938.3). 中譯：田伯烈著；楊明譯，《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漢口：國民出版社，1938）。

我日後偶然發現，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了《簡又文回憶錄》⁹一書。簡又文是國黨方面的工作人員，他談到田伯烈早在 1928 年就到馮玉祥的國民軍那裡去，和他商量開始寫作和在歐美宣傳的事情，所以田伯烈其實是收錢來為了國民黨服務的代理人 agent。總之，南京事件是一個歷史事件，尚有許得地方要加以考察。我絕對沒有否認日本作壞事，但是否有計劃、持續二至三週的進行大屠殺？還需要進行理性、公平的學術性歷史考察。

說到南京事件的研究，也該考慮到國際法的問題。例如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在中國的日本軍隊一律宣布停止防衛，特別是東北地區，當日本陸軍放下武器以後，蘇俄軍隊作了什麼事？而日軍在進攻南京城前，也有轉告南京守軍開城投降，停止防衛。

以日軍進攻菲律賓為例，當時馬尼拉市長下令，並對外宣布成為「非防衛都市」，也就是非軍事化，是故最後日本陸軍沒有進城。因為在國際公法中，任一城市宣布成為「非防衛城市」，則攻擊的軍隊必須停止攻擊，並離開該地。用這個例子再回過頭來看南京，當時南京守軍負責人唐生智宣布軍隊澈底抵抗，最後唐生智先行離開，卻未改變澈底抵抗的命令。是以還沒戰鬥結束前（還繼續激烈的戰鬥之中），日軍當然進入城中，在這樣的情形下，中國方面最高指揮員已離開，照理說戰爭應該結束，但留在城中的中國軍人卻似乎未這樣認同，並且喬裝成平民，日本陸軍為了安全起見，的確有逮捕或是殺害的事

⁹ 簡又文回憶錄正確名稱應為〈宦海飄流二十年〉，收入《傳記文學》，23：7（臺北，1973）。

件。就歷史學來講，說「南京事件」並不太好，因為單就「南京問題」而言，有太多的東西尚未有定論，有太多的問題待解。中國到 1990 年代（即 1989 年六四慘案後），由於自己國內政治的必要，江澤民政權開始宣傳。我 1982 年春天，一個人逗留南京四十天，主要在圖書館、大學看書之餘，常去市區、郊外遊玩，當然跟老百姓談笑，連一次也沒有碰到提到所謂「南京大屠殺」的人。

「慰安婦」議題同樣是如此。十年前的日本教科書，在中國和韓國的政治壓力之下，開始記載「所謂慰安婦問題」，但現在八本教科書中都沒有談到這個問題，歷史學證實臺灣、朝鮮兩地的殖民地政府和軍隊，用暴力來「強制帶走」婦女的情況沒有存在，依據真理的立場現在日本課本沒有記述烏有的「從軍慰安婦」問題。不要誤會，我並不是否定日本軍隊在戰地做很多蠻行的歷史，這一問題和公權力使用公權暴力來拐走的問題是兩回事。日本軍隊，以避開蠻行，日軍在佔領地區建立慰安所，是確有其事；但同樣的中華民國在金門建立「軍中樂園」。這兩件事難道有誰錯的比較少嗎？

（以上由葉川睿記錄）

濱島老師：這假如是對不對的問題的話，你們軍隊做了什麼事情，大家知道嗎？軍人作什麼事情，各位知道嗎？所以呢，坦白說，軍隊為了阿兵哥，為了安全，如果針對所謂的慰安所，並不是日本獨有的事。在金門島，中華民國陸軍做軍中樂園的事，在臺灣的同學，假如批評日本慰安婦的話，自己的國家做

什麼事，應該要知道。假如這個沒有的話，會出來怎麼樣的情況呢？軍方沒有準備這類設施，例如越南戰爭的美軍和韓軍（最野蠻的軍隊，現在也越南人非常討厭 Korean！）、二戰時期的蘇俄軍隊……出來怎麼樣的情況？

韓國常常說清清白白，一點都沒有做壞事，韓國三十萬軍隊派駐越南，現在越南留下多少韓國血統的小孩？好幾萬吧！韓國的軍紀最不好，現在還可以在越南人面前講自己是日本人，但無法在他們面前提到自己是韓國人。我越南南部沒去過，只去過越南北部，越南北部沒有這種情況，但我聽去過越南南部的人說過。

那樣的軍隊沒有做那樣的設施的話，會出現怎樣的情況呢？會出來很多非常的情況。美國的陸軍二戰後進來日本，美國的陸軍和日本政府商量建設慰安所。所以慰安所的問題，日本有做，很多軍隊都有做，中華民國軍隊也有做。軍中樂園的女性是怎麼來的？我聽過，人數不夠多的話，就建議甫入獄的女生，服務兩年的話，刑期可以減少。

所以，第一個問題是：軍方建立慰安所這個行為在法律上是怎麼樣，道德上是怎樣？第二個問題是：所謂強制連行的問題。到底做慰安婦的女性是怎樣來的？臺灣、日本的憲兵和日本的警察，強迫把女性帶走，臺灣有沒有這種事情？臺灣的警察和日本陸軍軍人強行帶走女性，這種事情可以證實嗎？可能沒有吧，韓國也沒有辦法證實。但是韓國為什麼跳出來講呢？因為日本有一個隨便的人物，叫吉田清治，寫過一本書《朝鮮

人強制連行の記錄》¹⁰，說他自己在大日本勤勞報國會工作，曾和警察、憲兵，在韓國濟州島上曾經包圍一個村莊，強行帶走村裡年輕女性。後來日本的學者、韓國的學者分別去韓國濟州島上的這個村莊的學術調查，發現全部是謊話！韓國濟州島的報紙都沒有這樣的報導和記載，日本的學者拿到文部省補助的研究計畫去調查，結果根本沒有這件事。學者質問，後來吉田清治自己承認是「詐話」。

由朝鮮總督府的警察或日本陸軍的阿兵哥，勉強女性從朝鮮被抓，這個應該沒有資料。臺灣方面專門研究的是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的朱德蘭教授，他們的材料我看過，也沒有發現臺灣總督府的警察抓人、強迫女性前往的資料。從資料中可以看到，從臺灣坐船去南方，向臺灣軍司令部申請船的座位的證件。海運在戰爭中是非常重要的資源，當然軍方管制，不能隨便坐的，所以那時坐船是非常有限制的。申請船位，是不是「強制連行」的證據呢？假如有人信心這樣，我看不起其人的學術水平。在臺灣，擔任慰安婦的女性是怎麼樣來的？這個問題是屬於歷史學應加以考察的問題。起碼在朝鮮被抓去當日本陸軍慰安婦的老太太跳出來說話，他們的記錄我們也看過了，沒有一個是由朝鮮總督府或警察強迫而去的。其中有買賣女性的行業（當然他是朝鮮人，而並不是日本人），那些非常貧窮的人家，由小姐的父母還有買賣女性的行業的人，做買賣來帶過去的，當然這樣的小姐是非常悲慘、可憐的。我們要澄清，做這個買賣，還有日本政府作為公權力來強迫是兩回事吧。

¹⁰ 吉田清治，《朝鮮人慰安婦と日本人：元下関勞報動員部長の手記》（東京：新人物往來社，1977）。

另一個問題是，要不要教育日本初中的學生了解上述的情況？這是教育的問題，也是歷史學的問題。所以有良心的日本人主動揭曉，現在日本八大出版社的課本中，沒有一個課本記載慰安婦的問題。如果設置慰安所犯罪，就是屬於戰時國際公法的問題，日本有做，其他國家也有做，因為沒有那樣的設施的軍隊，在很多地方會做壞事，像是在東北地區的俄羅斯軍隊、越南戰爭中韓國的軍隊、美國的軍隊、阿爾及利亞的法國軍隊，很多地方很多都做壞事呀！他們專門追究日本慰安婦的問題，但是現在離戰後已經過了六十多年，那到底有什麼意義呢？當然我非常討厭那些壞事，我絕對不支持那些壞事，包括慰安婦的事情我可能也討厭。這不只是道德上的問題，還有自己喜不喜歡的問題，還有另外法律的問題。我感覺是這樣。

（以上由顏琬芸·許芳瑜記錄）

（八）選擇以明清史為研究領域的原因

主持人顏琬芸：老師有說過不管是慰安婦還是南京大屠殺，其實都是歷史的問題，那我們很好奇說，歷史是這麼包山包海，到底老師是如何選擇您的專業？我們請芳瑜來問這個問題。

許芳瑜：我的問題大概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想請問老師為什麼會選擇研究明清史這個領域？除了有老師的影響外，還有什麼因素？第二個問題是我們都知道老師的研究從水利到史料判牘還有信仰等問題，是蠻多面向的。不知老師在您研究過程裡，不同研究議題中轉變的契機為何？

濱島老師：當時中國在我們小孩的心中，我們說日本是天皇國家，世界上從來沒有的國家，日本統治亞洲，當然日本是英明的、特別的國家；但中國不是。毛澤東 1949 年 10 月 1 日在天安門門口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當然，我們高中的時候對中國發展的情況非常感動，所以我對中國是非常有特別的感情的。

不過在大學階段我是想要選擇德國的現代史，研究有關納粹的問題。但是當時東京大學主任教授——非常有名的德國史專家林邊健太郎教授，在這時候，我感覺我不合適，所以馬上轉變研究的論題。那時候我就決定一定要寫亞洲中國的歷史，中國非常偉大，中國人民很自立能解放自己，像「中國人自己民站起來了」這種。但是，為什麼是選擇明清史呢？那時中國歷史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是，在西方衝擊（western impact）之前，中國有沒有自己發展的道路？中國應該也有自己從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道路，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是當時學界非常重要的問題，所以我選明清的歷史來研究。

二戰前，明清歷史、明史，特別是明代社會經濟史一直是沒有人做的歷史。做宋史的人很多，做清史、滿州史的人也不少，但專攻明史的人太少了，特別是明代經濟史沒有人做。但從恩師西嶋定生老師開始，明代社會經濟史就成為非常熱鬧的一門課。農村跟中國的發展有關係，水利也是一樣，每個民族或每個人絕對不會一個人或一個家族來生活的，一定有一個社會，或在一個社會的結構上來生活的。所以像日本有非常強勢的共同體（community），而中國的鄉下有什麼樣的農民的共同關

係呢？接下來我感到興趣的是這個主題，所以我選擇從水利來開始研究，水利可代表很多農民的共同關係。

從對水利的研究之中，我發現到所謂鄉紳、士大夫的問題，因為水利發展和士大夫相關，所以我做士大夫的問題。但是一直到現在，我非常關心的問題是社會上農民的共同關係，所以我從事的調查，最重要的問題是中國的鄉下原來有什麼樣的共同關係呢？第二個研究的方向，自然地我就選擇了農民共同信仰的問題。廟會是鄉下存在的非常重要的共同關係。對於一個村子來說，農民的共同關係是四十多年來我關心的問題。

主持人顏琬芸：非常謝謝濱島老師接受我們的訪問。（大家拍手）

（以上由許芳瑜·楊愉珍記錄）

附錄¹¹

一、口訪前置作業・問題集

(一) 學術研究

- * 老師於上課時曾經提到，您在大學時原來準備作歐洲歷史研究的，後來在和研究歐洲歷史的教授交流後，發覺自己不適合學歐洲歷史，於是改變方向選擇中國歷史。想請問老師，是什麼樣的因素讓您覺得自己不適合研究歐洲歷史而轉變研究方向？另外，老師認為在選擇不同的研究領域上，是否應具備什麼特殊的人格特質或條件呢？
- * 近代部分日本漢學學者們將其研究的成果做為區分中華文化和日本文化，也就是在確立日本文化的特質性上做出貢獻，相對的想請教老師研究漢學的動機？還是說是純興趣？
- * 老師的研究時代是明清時代，想請問老師為什麼會選擇明清時代，有哪些吸引老師的條件或因素？是什麼原因或特定的歷史事件讓濱島老師進入明清史的研究範疇？
- * 又特別選擇江南這塊地方進行深入的研究，想請問為什麼會

¹¹ 附錄中的問題集為修課同學在進行口述訪問前的前置作業，歸納匯整所有的提問，並反映到前述四位主訪的提問當中。

特別選擇江南一代，而不是其他地區呢？

- * 在老師的總管神研究當中，提到每個鄉鎮或市鎮都一定有城隍廟作為共同的祭祀和信仰。然而，在擁有相當多移民的新興商業市鎮中，是否有從原鄉帶來的信仰呢？若有，則移民他們自己本身的認同為何？另外，當一地域出現了不同的信仰神祇，居民是否會因信仰的不同而產生分裂？
- * 江南地區的信仰神祇種類或分布在普通農村與商業發達的城鎮之中，是否有異同之處？
- * 老師的研究中亦有許多關於法制史方面的研究，其中有相當多明代的民事判牘。依老師之見，既然明代因社會經濟快速發展，導致記載了相當多的民事糾紛以及審判案例，但為何中國的法律仍然無法發展出較為細膩的民事和刑事之分？

（二）研究方法與感想

- * 在研究江南農村社會與信仰的同時，除了相關文獻資料的使用，是否曾深入當地進行田野調查或口訪工作，想請您分享其經驗。
- * 關於江南農村社會地理部分史料的考察如何進行？
- * 請問濱島老師，在研究生涯中，跑遍大江南北，有碰過什麼難忘或最辛苦的事是什麼？
- * 以一個外國學者的眼光來研究明清歷史，較容易發現新的問題或者是在情境上的進入更困難？

- * 第一次到中國大陸考察時的感想？
- * 濱島老師是先做了中國史的研究才學中文？還是本來就已經去學了中文？
- * 對於一個外國人而言，拿到一篇沒有標點的古文，濱島老師是如何開始判牘的第一步？
- * 就老師所接觸的學者中，兩岸的歷史系學人有何差異？
- * 以老師日本人的背景，在中華文化中那一部分的思想或是傳統最令老師感到不解或是難以親近？
- * 追求學問時，最難克服的事為何？
- * 請問從明清到民國期間，老師最喜歡的歷史人物為誰？
- * 對於自己的學術研究有遇到怎麼樣的困難或挫折？
- * 目前在研究上的最大收穫或者心得是什麼？

（三）學術啟蒙

- * 於老師的人生經歷中影響自己做學問的人或事為何？
- * 老師是否參加過社會運動？
- * 從事中國史研究是否受到西嶋定生老師的影響？
- * 唸大學的時候是人生最精華的時間，在大學生涯中最令您難忘的人事物？

- * 請問濱島老師在研究生涯中，對您影響最為深刻和最具啟發性的有那些人？為什麼？

(四) 為何來臺灣教學、在暨大任教？

- * 濱島老師 2001 年自大阪大學退休後，是在什麼機緣下來臺灣的大學授課？
- * 濱島老師是亞洲型的學者，研究的是中國大陸的江南一帶，2001 年自大阪大學退休後，為什麼會選擇來臺灣教書，並且在臺灣做研究？而不是去離研究點比較相近、資料相對較豐富的中國？或者是留在日本？
- * 來臺時，最難適應的事情為何？
- * 請問濱島老師為什麼會來暨大？這個位於異國臺灣的中心小鎮的學校？來暨大後生活是否有什麼改變？
- * 濱島老師以後離開臺灣後，回到日本是否還是要去日本大學授課？

(五) 東亞歷史教育的比較

- * 想問臺灣的史學界與日本史學界的最大差異為何？臺灣的學生與日本的學生對於歷史的詮釋或看法是否有其差異性？若有的話，試再問此種差異產生的因素為何？而老師對於臺灣史學界的看法是抱持著怎樣的看法？
- * 對於任教過的不同國家當中，學生的學風有何不同之處？

- * 請問濱島老師，臺灣與日本的歷史學習環境之比較？
- * 想請老師針對臺灣與日本兩地的歷史教育發展作簡單之說明。
- * 前陣子臺灣為了歷史教科書的事情吵的不可開交，想請問老師所認為作歷史應該有的態度或精神為何？

（六）個人家庭

- * 請問老師的家庭背景，父母親的職業？父母親的教養方式對您的影響？
- * 家中排行第幾？兄弟姊妹各自在做什麼？對您的影響為何？
- * 第一次上學的情形？喜歡上學嗎？功課好不好？
- * 之前聽濱島老師說過，中學的時候都是男生班，當時的日本男女同學之間會封閉嗎？老師後來有交女朋友嗎？
- * 請問濱島老師和師母如何認識，為什麼會選擇對方結婚？
- * 成家後，第一次當丈夫和父親的角色在心境轉有什麼不同？管教孩子的方式？
- * 有幾個小孩？他們現在都在幹嘛？
- * 濱島老師過臺灣教書，家裡的人有反對嗎？

(七) 休閒娛樂

- * 請問老師喜歡棒球嗎？支持阪神隊嗎？在課餘最喜歡的休閒是什麼？最喜歡吃的東西？

二、口訪前置作業・相關資料

(一) 濱島敦俊老師大事年表

時間	經歷
1937	出生於鹿兒島
1958	就讀東京大學
1962.1	發表大學畢業論文〈明代常熟縣之水利事業〉
1964	發表碩士論文〈明清江南三角洲之水利問題〉
1967.11	擔任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助手，發表助手論文〈均田均役法之研究〉
1978	於北海道大學擔任副教授
1979	在東京大學文學部攻讀博士期間撰寫《明代江南農村社會之研究》一書，於 1982 年出版
1981-1982	日本政府派往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擔任合作研究員
1999	應邀來臺參加「明清史研究會」，提出影響日本史發展的四個方向，並於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擔任客座教授
2001	日本大阪大學文學研究科退休 於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擔任客座教授、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擔任約聘教授開授「近世江南三角洲開發史研究」課程

2004	於東吳大學擔任客座教授
2005	獲選為日本知名研究機構東方學會之評議員
2006- 2011.6	擔任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專任教授，開授「明清時期江南的地主佃農關係」、「明末華北社會與審判資料」和「明末華北鄉村的社會組織」等課程

(二) 學經歷與研究專長

學歷：日本東京大學文學博士

日本綜合研究大學院文化人類學博士

經歷：日本財團法人東洋文庫研究員（現任）

臺灣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約聘教授

（2001.4-2004.1、2005.8-迄今）

臺灣東吳大學歷史系客座教授（2004.9-2005.6）

中國廈門大學歷史學系客座教授（2004.2-2004.8）

臺灣政治大學歷史系客座教授（1999.9-2000.1）

日本大阪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教授（1985.4-2001.3）

日本北海道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副教授（1975.4-1985.3）

日本高知大學人理學部副教授（1972.4-1975.3）

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員（1965.4-1972.3）

專長：明清江南社會經濟史

明清江南民間信仰研究